

儲匯服務

第四十期

曾養甫

郵政儲金匯業局

行

40

日五十月七年三州國民

論郵政經濟的自給政策

孔繁衍

上年章乃器先生倡「漲價休戰」之說，並舉公用事業為先導。然而一年來，物價問題却在供求關係與貨幣量的「兩重性格」上大肆跳躍起來。說物價受公用事業漲價的刺激，才發生跳躍現象，似乎有欠公允；即使其間有相當的循環性，而公用事業所佔成份實亦甚少。物資的把握和物價的管制實在有極重要的關係；幾年來政府的管制物價，亦謂已盡最大的努力，其所以由限價而評價，由評價而議價，由議價而又只限幾種日用品必需品者，液結仍在物資把握之不足。這些現象對於國營事業也不能例外，如米、布、鹽、糖、油等每月用必需品，同樣是在以幾何級數漲價。在這樣的物價波浪中，公用事業是否可以做到「漲價休戰」之先運呢？除非國庫有大量的補助而外，怕難以維持吧？

接着休戰問題而來的是公用事業的低費政策，在原則上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用什麼來維持「低費政策」的實行呢？倘一事業機關的經濟不能謀自給，它的前途不外三條：一條是增價以謀敷成本，一條是任使事業衰敗下去，一條是國庫補助。既倡「低費政策」，增價這條路自然是不贊成的，任事業敗落似乎也非公用事業設置之原則，剩下來便祇有國庫補助之一條途徑了。

國庫的收入依據稅收，稅取自人民，補助公用事業，可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該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目前是在和敵人作戰，除了龐大的軍費之外，還有龐大數字的行政費，正由於國庫收支的不平衡，才有了通貨膨脹的現象。倘再將公用事業低費政策的差額負擔在國庫身上，這個數字實在也很可觀。所以問題不在公用事業之應否採取低費政策，而在於這個日見增大的差額加在國庫身上之後所能引起的通貨量的變化，是不會發生一種循環性的後果？似不無考慮之處。

依照目前的物價指數而論，重慶一般公用事業價格的指數，不為不低。例如電力，現價與戰前價格相較約為五六十倍。公共汽

第四十期目錄

- 論郵政經濟的自給政策 孔繁衍
- 論低價政策的運用 馮克昌
- 發展戰後應先儲備人才 李樹堂
- 當我知識文壇動盪不安的時候 馮克昌
- 經濟之略 李樹堂
- 新書介紹 馮克昌
- 歷史三則 馮克昌
- 新聞與消遣 馮克昌
- 朝報雜記 馮克昌
- 兩絲風片 馮克昌
- 用茶雜誌 馮克昌
- 儲社儲金分社社務簡報 馮克昌
- 儲社儲金分社社務簡報 馮克昌

郵政儲金匯業局

中

軍約一百餘倍。郵件費自抗戰以來，共計調整五次，所增不過戰前之四十倍，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指數增加得最低的一位了。我們且不必和限價以外的商品比較，僅就政府經營而列於日用必需品之中的幾項如米、布、鹽、食油之類，試一比較，便可知這相差之遠了。如中糧公司之平價八七米為戰前之五百倍，花紗布管制局的平價布約為戰前之六百至八百倍，鹽約為四百倍，油約為六百至八百倍。由此可證公用事業之價格，實不足以為刺激，且本低費政策之旨以行。但是由於收費過低，一面影響了事業的發展而致於虧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浪費的現象（如電力的使用即為一例），互為因果，遂愈使成木不敷，而到了不能自給的狀態。

據七月六日大公報載：「國家總動員會議決兩案：一為電力公司請求增加電費，不准，決由政府每月津貼該公司一千萬元。一為民生公司經營後方航運，而營業虧累，決一次補助該公司×萬萬元。此兩案，前者為實行公用事業不漲價，後者為救濟實業。」這條消息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政府在決心管制物價當中，首先要公用事業不漲價，其虧負之數事由政府補助。

關於公用事業低費政策的利弊問題，過去早有人談過這里不想再多說。祇是應該一談由於上一個問題而想到的「自給政策」。大凡事業的發展，要靠自力更生，尤有賴於經濟基礎之穩固，倘恃政府之補助，在國庫富裕之時自無問題，不然，其補助之數亦僅及於虧負之數，而事業本身之經濟基礎無由穩固，但求維持，談不到發展。況且在戰時國庫收支差數相當大的時候，要求事業自給發展，自較難能。

郵政為國營公用事業中之最大者，由於郵政之有關於國際文化交流。所以在歐美各國，大半是由政府支付大量款項來補助其不足。我國郵政創辦以來，向取自給政策，即使當初由海關分出的時候，仍將過去海關撥付郵款歸還清楚，迨後積極經營，以致年有盈餘，不但自給自足，並以盈餘之半數解繳交通部，

此外還補助其他機關如航空公司等。但由此而影響郵政經濟基礎之動搖，如民國十九年以後之郵政狀況，據張樞任先生在「中國郵政」第三卷中說：

「民國以後，業務發達，郵政經濟，轉虧為盈，惜盈餘之數，未能全部用諸郵政之開展，郵政一有挫折，郵基即呈動搖，十九會計年度後之郵政狀況，至為顯然。」又說：「吾國國庫拮据，不能補助郵政或有之虧損，郵政之應取自給自足政策，要亦為唯一之鵠的，不可須臾忽略也。觀夫民國二十一年度郵政連續虧損時，報章議論紛紛，與夫郵政人員之惶恐，即可見郵基動搖時所遭影響之為如何矣。」

抗戰以後，郵政機構之盈餘地區，大半淪陷，遂在西南大後方銳意拓展，遍設機構，整頓業務，初年尚能使收支平衡，且始終維持戰前收費水準。直到民國三十年以後，物價暴漲不已，加以自辦運輸（戰前運輸便利，使用火車，汽輪均為無償，戰後交通工具缺乏，自辦運輸消耗與成本均極昂大），設置軍郵及廉價收寄文化書刊等，賠累尤鉅；而開支自亦不能不受物價波動影響，有所增加。過去郵政收入所恃，厥為郵資，而郵資增加，阻礙甚多。遂致三數年來，虧負之數，竟達六萬餘萬元之鉅。情況之嚴重，實遠基於民國二十年間之難窘。郵政經費雖有五次調整，較之戰前不過為四十倍；今以四十倍於戰前之收入，應付五百倍以上之支出，其虧負固宜也。況業務範圍較前縮小，又加每次戰役，都受很大影響。比如這次豫、湘、粵等區敵寇發動攻勢，廣大戰區，阻斷郵路交通，所受影響極大，例如佔郵政收入相當數字的包裹業務，在東南各區便不得不受到阻礙。這個打擊也並不小於民國二十一年封閉東北三省郵政時所遭遇的困難。但戰後方三萬郵工，仍能本過去傳統精神，為了負起溝通文化交流的偉大使命，不畏艱巨，出生入死，來完成封鎖線間之交通任務。惟艱巨未除，困難當前，虧負日增，經濟基礎無由建立，發展云云，自難談到。

今政府擬實行以補助來阻止公用事業的漲價，在原則上自極正確，且可獲「刺激物價」之說。至於對郵政事業是否亦將予以補助，截至現在尚無所聞。惟以過去情形觀之，平時國庫猶在支絀狀態，不但不能補助郵政或有之虧損，尚且取給於郵政之盈餘；以此非常時期，以國庫支付浩大，已有貨幣量過大之感，倘再月月支付龐大之經費以維持公用事業，雖在表面上得無刺激之感，而實際上由於貨幣量給予物價的影響，恐亦不在小。況事業本身所得補助，既局限於維持，倘應付月增日漲之物價，已成困難，再求其有所發展，就怕難能為力了。即以平時仰給於政府的歐美郵政到了戰時，亦不得不為了減輕國庫負擔，而採取自給政策，至如第一次大戰時，德國國庫尚須取給於郵政與鐵道之盈餘收入。因此，郵政經濟的必須謀求一條自給自足的途徑，以挽救目前困厄危急之狀，實在是不容稍緩的事。

自給之算不外開源與節流。分析過去郵政收入之所仰給，要為郵資收入而已。所以郵政經濟要談開源，祇有增加郵資一條道路，（因自中國郵政創辦以來，除民四以前之海關墊款外，政府向未有所補給。）而抗戰以來，五次調整郵資收費，阻礙既多，受益甚少；加價之議甫經發表，物價已又躍一級矣，其去成本永遠不敷，不惟難補虧蝕，且無法抑止繼續增加之「赤字」。時至今日，已經到了非挽救郵政經濟不足以維持的時候了，如果再不考慮收支平衡的途徑，對於事業今後之影響必定很大。國庫是否能夠於支付大量的款項來補助郵政的巨額虧負，固未敢確定，而我們之必須尋求自給之途，是無容猶豫的事情。一般人之反對郵資加價，實有昧於實際情況，我們一面固應以工作成績之表現以公諸社會，一面更須公開郵政目前的實況，以求社會之同情。以郵資增加，進而發展郵政事業，利在人民，功在國家，與私人企業之謀求利息自不能相提並論。況費用取諸消費者，理由甚充；國庫補助，則將費用轉移，而直接消費者倒反得減輕支付，徒使國庫增新負擔。於理似有未盡合理想。

至於節流，觀點不能斤斤於行政開支之膨脹，在消極方面固應去其不必要之浪費，在積極方面則應以增進工作效能為主旨。說者嘗以為行政費用過大以致影響收支平衡，故應着力於節流，不為無理。惟一觀郵政支付數字，三十一年度每月平均支出數額為五千萬元，三十二年度每月平均支出數額為十萬元，兩年間物價波動何止十數倍，而行政支付不過大出一倍，且其百分數字，運輸成本尤佔多數。所以在消極的節流方面已盡其能力。而增進工作效能，則須以增強人的素質為先決條件，因為事業之擴展是需人來推動。而保持人員的忠於事業，又須良好的制度與生活的保障為其基礎。觀夫過去郵政人員工作效能之發揮，制度與待遇實佔主因。所以說要節流，還是須從積極方面入手，因為在積極方面增進工作效能，亦即為減少冗員，淘汰不必要之浪費的好途徑。

抑尤有進者，自給政策不惟能減少政府戰時若干不必要之負擔，且更能免除事業之依賴心理。過去論者有謂：官營不如官商合辦，官商合辦又不如私營，這雖不能一概而論，却也頗能切中時弊。其道理就在於官營事業的一切措施，有如衙門，非存五日京兆之心，即為不能放手作去。為害最大者是祇求效績，（表面化）不問實際發展，依存之心理過大，以致事業本身易於腐化。郵政事業之所以能有過去輝煌成就，自給政策及良好制度實與有功焉。

挽救今日郵政經濟危機的問題，似乎仍應在自給政策的途徑中尋覓，才能說得上穩固郵基，進而謀求事業的發展。

物價問題，演進到現在這個階段，刺激物價高漲者，心理因素，實大過貨幣因素。所以凡足以刺激人心者，都應在制止之列。最近郵政當局決定不准公用事業漲價，而當由國庫補助，這一反應是正確的。本文所論自給政策足以提高事業的效率，和自給應由開源節流二方面并進，頗有見地；但自給政策可行於平時，在非常時期，祇有用迂迴的辦法，來達到自給的目的，增加郵資這一條路，似不能進行了。關於這一問題，還希望大家多多發表意見。

——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吳魯中——

寬島附誌

論領袖權能的運用

馮克昌

社會上各部門的主管人員，都可稱爲領袖。領袖之能否善用其權能，關係社會的進步和事業的興衰甚大。我們希望社會進步，事業成功，于此不能不多注意。因茲以歷史中得，公諸同人，亦藉導引玉之嫌云爾。

「做領袖的人物，要有極明確的意見，而不必具事事能幹的本領，要有極廣的人才的氣度，而不必有事事躬親的作風」，這是個人在觀察歷來成功的領袖人物的事蹟以後所假定的結論。以上所提出的領袖人物四種相對的條件，據個人的觀察，事實上確不易兼得，所以我們以爲爭取其重而捨其輕。

我們讀史讀到漢高祖置酒沛南時，發出他得意洋洋的傑作：「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負國家，撫百姓，給餉餉不絕於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擒也。」我們未嘗不替他掣節。因爲這似乎可以表示高祖的成功，確實是由於他具有極廣的人才的氣度使然。可是經我們詳加研究以後，覺得高祖並不見得真正具有極廣人才的氣度，他不過是善用權術，能牢籠此三傑，使他奪取帝位的工具而已，所以他終於會演出「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把功臣一個個都設法除去；而漢代的政治，也不久就入於混亂。

王安石論漢高祖的用人說：「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我以其人長於我而任之，在他事雖僞何害！於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國中，無復西顧

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惟已之心，而實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實際上高祖之所以能利用三傑，和三傑之所以甘心做他的工具，就靠他這一點本領，除此之外，我們似乎看不出他還有其他更偉大的地方。

我們研究漢高祖之所以不能成爲一個偉大的領袖，僅能乘機利用他人做工具，奪取帝皇的寶座以醫其領袖慾者，無非由於他沒有學問的素養，沒有深切明瞭怎樣才能做一個偉大的領袖的緣故。我們在歷史中找出一個確有極廣人才氣度，堪稱善於運用領袖權能的偉大人，不能不推劉國璋。曾氏事業的成功，這是我們所知道的。而他的所以能成功，却並不是因爲他善用權術，也不是因爲他的天賦特優，也不是因爲他是閩閩世家，有所援引。他獲得領袖的地位，完全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而在得到了領袖的地位以後，無時無刻不在研究如何善用他的領袖權能，這是他事業成功的惟一關鍵。

我們看他在書札裏面，常有向人請求介紹人才的話：如「如有文可爲牧令，武可爲將領，望無惜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薦。……大概觀人之道，以積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輔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實則長處亦無足恃」等，屢見於

嘉言鈔

法庭的判決書，阻止不住思想的進行。

左拉

世上如果還有甚麼活活下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魯迅

許多外貌好像是朋友的，並不是朋友；許多是朋友的，並不表示出朋友的樣子。

德謨克里特

過份的謙遜，對於人事的進步，反而成爲一種障礙。

狄慈根

如果你能征服自己，克服自己，你就能比你所夢想的更自由。

普希金

休假日是叫我們不讀學校中的教科書，而讀更偉大的社會的書。

蕭曼

播下了罪惡，收穫的一定是苦惱。

沙賽

凡最後目的是爲求真理，則無論其計劃如何遭受挫折，結果斷不致有害。

甘地

即便明知是徒然，而還要祈求的心，雖然苦惱，雖然慘痛，但倘沒有這心，人生即無意味。

謝川白

一切工作，都有做的價值。一做，則雖無任何報酬，亦是這做，便是快樂。

康理思

語言是隨身攜帶的寶藏，爲自己思想及感情所選擇的精華。

亞爾與

凡能反對自衛的人，必非善俗的人。

勃朗寧

讀中，由此可見他求賢若渴的一斑。

會氏對於人才，能鑒別、培植及善用三者並施，這的學生薛福成說他：「知人之譽，超軼古今；或選過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雖然許為異材。嘗謂天下至大，事變至微，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材，尤屬不遺餘力……」。會氏以四學求見會氏的容也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總督府幕中，亦百有八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官員，懷才之士，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人才之精華匯聚焉。」這是會氏善用其領袖權能的真真。

會氏的政治哲學是得人、治事二者並重。他對於得人的方法，是「廣收、慎用、勤教、嚴誨」。他的幕府是他廣收人才的地方，所以他的幕府中差不多各種人才都有，後來經他提拔而立功成名的，層出不窮，如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吳汝綸、薛福成輩，幾莫不出自他的幕下。而會氏事業的成功，得力於這班幕友的地方也極多。即如文讀一項，要由幕友在會文正公年譜內謂會氏一生的書讀，都親自執筆，從不假手他人；但從別處記載中可知會氏在這方面借重於手下文士者正多；而每當會氏成敗得失的關鍵，其進退的方針，也都由他的幕友所參贊決定。其幕中所有各種優秀的人才，也是他幾個得力的幕友所幫同招募；在會氏初出治兵的時候，因手中沒有人才，很感困難。當時鄧輔輪在他幕中，早著才名，一時湖南的宿儒顧彥，都和他交遊，他就薦給會氏許多英能強幹的人才。還有一個陳士杰，亦是會氏初起時入幕的，會氏在招他的時候，就說他於御衆之道，得古人之遺意，所以後來在幕中同他商量的，就唯以人才為大計。由此一點，可見會氏對於得人一道，不特自己全神貫注，並任選專門延請了有御衆之才的人，幫同參贊。會氏這種辦法，無怪一時賢能，都為之用了。會氏廣求人才的本意，一方面也是為着要集思廣益。至如何方能收集集思廣益之效而無其弊，他也

有便明晰的見解。他在給友人的信裏會這樣說：「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人所難。日之抵吾門者，或上其辭策，或面陳機宜，大抵不出尋常三端之外，抑所謂陽謀者也。然因此而盡其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臂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為盡善。」這是說延納人才，不可不多，雖言不可不廣，而領袖的胸中，却不能不有定見。推能有定見，復加各種人才的獻策，才可以盡善用人才之妙，而不致為左右所包圍。不過他運用人才的方法，向漢高祖却不一樣；因為他是有學問的素養，有明晰的見解，他並不以個人地位為重，並不想利用別人做增高他個人地位的工具，而是以事業為前提，所以他對於提拔人材，宏獎人材，是不遺餘力的；而其所求的人才，也是為着整個社會所企求的，而不是為他私人求工具。他能够這樣，所以才能轉移社會的風氣，成就一世的偉業。

會氏一生事業的成功，可說大半是得力於他的善於運用領袖權能，尤其是注意得人一道。我們看他的書札和筆記，差不多通篇是關於討論人才，這就可以知其一二。但是到後來在他的筆記裏，對於「才用」一端，還有這樣的感慨：「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遺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遺庸流。藥應可以隨病，而不可以守穴，聖牛不可以捕鼠，驥不可以守園；千金之劍，以之折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擊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必奏神奇之效，否則雖錯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幾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尚無益勝負之數，雖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德之多不當於病也。」

知人用人，本非易事，像會氏那樣全神貫注於善用人，其能如會氏道法孜孜求才者，能有幾人！其能如會氏選擇善用人才者，更有幾人！這又何怪社會之不易進步，各種事業之不易成功！

民國廿四年著作改寫

在衆人的幸福裏，才能夠得到個人的快樂；在衆人的解放中，才能夠求得自己的自由。——司狄普尼克

對着別人的成功而眼紅的人，祇會使自己逐漸消滅下去。——荷拉斯

讀書而不能運用，則所讀書等於廢紙。——華德頓

今天所行之事，勿俟諸明天；自明所為之事，勿讓之他人。——傑佛遜

庸俗的道德律，不能束縛一個為變革歷史而奮鬥的戰士。——巴爾生

適當的疑感，被稱為智者的火炬，何時是搜尋愚漢的暗處的標照燈。——莎士比亞

怯懦者常以謹慎者自稱；懦弱者常以節儉者自稱。——塞納加

世界上沒有完全無缺點的人，要緊的是不斷地克服弱點。——佛萊斯

祝紀和輯

發展戰後業務應先儲備人才

金木水

抗戰到了今日，勝利已經在望，三百六十行，大家都在討論着復員以及戰後的復興問題。在前幾天，大家還不過是在茶餘酒後，在不禁酒的地方談談而已，這幾天，連來了盟軍的幾次大捷，最後勝利，日見具體化，於是乎復員復興等問題，便逐漸地由茶餘酒後的談話，而進入到了討論、設計、研究了。

來談個熱鬧，我們來說說我們的本行，我們的郵政儲蓄，在抗戰勝利以後的復員復興問題。郵政儲蓄，本來是我們郵政大哥的一個小弟弟。在抗戰以前，雖然我們已與我們的郵政大哥，各自分家，各立門戶，而掛起了郵政儲蓄的招牌，但在戰前，老實說，郵政儲蓄，還不過是掛着一些小買賣，在那時候，百分之八九十的儲蓄業務，還是我們的郵政大哥替我們代營着的，我們自營的分局，是寥寥無幾。但是七年的抗戰，我們的儲蓄分局，和辦事處，是佈佈在大後方的各地了，我們的業務，也擴展到了國家銀行之一的地位了。在有關國家生存的經濟發展中，豈起看輕來了。郵政儲蓄，是在敵人的轟炸之下，逐漸地長成的，正像小孩子們，在戰爭中，長成爲英勇的戰士。

因爲我們的郵政儲蓄，是在戰爭中成長的，那便是說，在戰前是不成其局的，所以以爲在戰後是說不上復員，也說不上復興。在戰前是僅只較勝於無，在戰後自然說不上一個復字。但是復員難說不上，我以爲動員是不可少的。復員難說不上，推廣却是需要的。

在目前，我們全國的土地，有一半是淪陷在敵人的手裏，這淪陷的一半土地，幾乎可說十之七八

，都是我們戰前的繁榮地區。在那些地區之內，在戰後，金融的灌溉，自然是一百二十萬分滯要的。到那時，各個銀行都復員了，在今日的淪陷區裏，紛紛的重裝旗鼓起來，我們郵政儲蓄金匯業務，又焉能作壁上觀？不，我們也得要來一下子動員，在收復的淪陷區裏，普遍的開設分局，開設辦事處，用我們的全力，來幹一下子，來推廣一下子。

這有，即以今日的大後方而論，老百姓們窮難窮，這不是誰那家裏還有三担錫，只須我們努力地幹一下，以對國家經濟的貢獻，正也是未可限量呢。但是我們自然不希望敵人在我們淪陷區裏那裏的竭澤而漁，我們要發展我們的經濟，是應採取溫和辦法的。所謂溫和辦法，是扶導國民經濟，日就繁榮滋長。其所走的路線，便應當是推廣儲蓄，使儲蓄的毛細管組織，深入到農村去。這個使命，自然是我們的責任。在戰時，我們已與我們的郵政大哥合作着，郵政儲蓄，已遍及於大後方的各個角落裏；在戰後我們自然還得不時的動員，不停的推廣，使現有的作用，再加強，再擴大，達到繁榮西南，開發西北，復興淪陷區與被敵人摧毀的農村經濟，協助數百萬華僑經濟地位的恢復。

話說得太複雜了，就此帶住，言歸正傳。簡單地說來，那便是在戰後，我們的郵政儲蓄，在收復的淪陷區內，應當到處樹立起郵政儲蓄的基礎來，與其他的金融機關，共同肩負起經濟復興的責任，在策勵神聖抗戰的大後方各地，應就抗戰時期中原有的基礎，更發揚而光大之。

爲了要達成這一個偉大的使命，我們便得要推廣我們這個儲蓄業務，爲了要推廣業務，我們便得

要動員大量的人員。但是要在收復的淪陷區各地，普遍的開設分局及辦事處，要多少人？要在今日的完壁區域，把業務開展開來，又得要多少人？戰事是瞬息萬變的，敵人的無條件投降，我們的收復失地，或許就在今年實現，或許就在下個月內實現，或許就在明天實現，都是說不定的。一旦時局急轉直下，在收復的淪陷區之內，設局設處，把把時時攪起見，自然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然而我們的儲備人員，如分局經理、副理、辦事處主任，以至於股長等等，是否足敷分配，可以調度？這似乎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有些人說，那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各銀行自從抗戰以來，無一不裁員就裁，我們將來需要銀行人才時，儘可以羅致得到的。不錯，這個打算，果然不錯，然而上面已經說過，戰後各銀行是必須在收復的淪陷區各地復業的。復業，誰去復業？那還不是復員復業麼？還不是把以前裁掉的、疏散掉的舊員招回來麼？到那時，各銀行復員，恐還嫌不夠支配，因爲戰事結束後，海口一濶，國內的交通一暢，各地的經濟情形，勢將一天增勝似一天；到那時，各銀行不只在收復的區域之內，需要大量的人員，就是現在的所謂大後方各地，也將感到人員不敷的恐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莫說要羅致各銀行原來疏散掉的人員，是休想，就是要借用幾位，來幫一下子忙，也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說，我們的郵政大哥家裏，人才多如過江之鯽，到那時，如果真沒有辦法，不妨借調過來。這話似乎也不爲無理。但在事實上，却也未必可靠，因爲我們的郵政大哥家裏，人才果然不少，可是這些年來，據說也有些不大對頭了，後方各區，沒一區不鬧着人荒，初入局的甲等郵務員，幹上三四年的乙等郵務員，都已做着硬班子的班長了。老資格人員的不敷支配，已就可見一斑。陷區之內雖有不少人員，但將來在收復的失地之內，恢復業務，郵政復員也需不少老管人員。若是到那時，我們要指望郵政大哥來替我們解決人員問題，那真應了上海人一句土話，叫做「救了一救了四條鹹泥蛇」。

當我知道文渭訪兄死了的時候

李家安

今年向來是在忙於付款，郵差遞給了我一封信，接過一看是填寫的，我知道這又是和我商量怎樣清償兄遺留醫藥費用。我雖然急於要着，卻不得不本即時放過一邊，因為這是付款的時候，我不能不專心一意的去備，不然就要當心賠錢，上星期我還賠了四千五百塊錢。說到賠錢，便很容易聯想到出納簿貼，在我們這裏的出納簿貼是每月三十元，平均每日一元。

現在下午的辦公時間，雖然改爲一至三時，但我起碼仍要弄到四時才能結束。因爲我每天平均收付四五十筆存款外，還要付掉五六十筆匯款，此外還要兼理些管理雜項費用，核發印紙，管理庫存以至實有缺儲蓄券的雜事。今天還好，等把今天由庫裏取出之款加上今天存款減去付款再加上雜項單據，和路上的款數相抵，算是一點不錯，「今天我又可以不賠錢了！」於是像吃了顆「定心丸」，應了一天的心暫時可以稍平穩的放下，讓給我的信也可以拿過來看了。

當我折開他的信，才讀到頭兩句時，就不禁爲之一怔，他是這樣寫的：

「安：久未晤面，念何如之，文兄渭訪求助醫藥費事，今因分會未能發起捐助，已與世長辭矣，弟實憤慨，尤對死者感愧極矣……」

這話是從那裏說起哩！我對於讀的信這樣平淡的述來，渭訪的死，對我真是難以置信。

不過他確實是死了，水遠的離開了這個擾攘的世界。

這話聽去是去年十月的吧，到現在不過大半年，那時我還在上海寺工作，當我連續幾天不見他在上海寺辦事處付款時，我便向同人探聽他是怎樣了，同人說他生了病，卻又說不出是什麼病，有時像睡醒什麼似的略微露出點來，說他有些咳嗽

。接着我便在宿舍裏遇見了他，他確實病了，面孔清瘦蒼白得多，眼也無神了，動作總是那樣緩慢無力，時常手裏端着一隻藥罐子，他是在吃中藥。當時我除了問他需要什麼我們在可能範圍內的幫助以及給他些許精神安慰外，也沒問起他是什麼病。不過在我離開了他時，就常要皺起眉頭來尋思：「他是不是可能在害肺病呢？」但我立時搖了搖頭，反像是要求着自己：「不要這樣想罷！」

有一次他爲了他朋友，會叫我一路和他到外面去說法多打些平價油。此後我總見到他一人孤獨的緩慢的吃力的行走在上海寺馬路上，他是在幹嗎？是在找醫生嗎？是在找朋友借錢嗎？尤其當黃昏的時候，他的慘白的面孔，被暮色裏沙籠罩了，更顯得陰暗，或者他在那兒稍停躊躇一些什麼，不過只一會兒，他仍只得繼續拖着他沉重的腳步，這是這樣的孤獨無助，……

這之後不久，疑難終於揭開了，得知他確實在一大病，並且請假回江家裏休養，時常在一大碗一大碗的吐血。

不過，要是慢性的研究起來，他的身體也不能算壞；記得兩年來，我在上海寺辦事處也和他同過，有一個時期大家的生活很有規律，一大早起來便集到附近操場裏打籃球。他的個子很高大，所表現的更似生龍活虎，對於他身體的較一般人健壯，大家是五體投地的推崇，於是便選他作我們這個小集團的隊長，遇到和外面有什麼球隊比賽時，也是由他領導去幹。這怎麼會使人想到他會害肺病呢！

但及至問到同事他怎麼會害這個病時，大多數的人總回答：

「還是快兩年的事了吧，他作出納會錯付因之賠掉過幾千元，他是有家庭負擔的，當然精神要受刺激，這也難保不影響他身體的體康了。再加以上海寺辦事處的營業太狹小，辦事的人多，事情又繁雜，到了夏天，通風一室，對於體格稍差的人，實有很大的影響。」

據望羅致各銀行原來就設的人才，既不可能，實所不許，但是最後勝利，就在目前了，我們將來將如何動員，以推動我們戰後的業務，不致落伍，不致錯失時機呢？我想這不是一個小得不足掛齒的問題吧？

爲未雨綢繆計，我以爲我們郵政儲蓄的首腦機關，應該已有一個戰後在收復的失地內普遍設置局處以及一般的推廣業務的全盤計劃，以及想了執行這一個計劃，而所需要的各級主管人員的數字的估計。除了預備將來動員時，得以從容應付起見，我以爲應先酌量的向我們的郵政大處處，調用若干資深幹練，誠實可靠的人員，加以訓練，以備將來的臨時調度和隨時應用。這種辦法，我們並不是以爲郵政大處，現在還有過剩的人才，也不是說郵政大處的事業，沒有我們的來得重要，我主張如此這般辦法的理由，第一層，是郵政大處那邊的人多，調走一批資深的高級人員，不妨把次一級的資深人員擢升起來，以資補充；尙且不致有多大的影響，第二層理由，是郵政大處將來在收復的失地內恢復業務，是不過把原有而暫告停頓的業務，恢復過來，用去一等的人才，也可以從容應付，不使我們將來在收復的失地之內，要去開基立業，必需第一流人才，方能勝任愉快。

在目前，各地儲備分局，已有不少調用着郵政人員，一般的成績，都很好，因此，我更加強着我的信念，我以爲在這些最後勝利，尚未到臨的今日，我們應在郵政大處力能勝任的範圍之內，把第一流的郵政人員，儘量的調到我們這一方面來。因爲在目前調某一個數字的人員到儲備方面來，在郵政工作效能方面，是不至於有影響的，若是待到最後勝利，已經到臨，我們急於動員，郵政大處急於復員的時候，就是調用某一個數字一半的郵政人員，在郵政大處一方面，一時無法訓練接替人員，在我們這一方面，來了一批毫無經驗的人才，不能付託以重任，那才是種了天下之大憾。

要在戰後發展儲蓄，第一步，似乎應先儲備着是量的人才，以備臨時應用，隨時動員。

無聊與消遣

梁繼超

業餘生活漫談

「無聊」和「消遣」，可以說是與人們一塊兒來到世間的，不過在當時只是渾渾噩噩地感到「無聊」一時便去尋覓「消遣」而已。將「無聊」和「消遣」一併明確定義，把牠的源流具體化有系統地介紹給人們，使之成為社會人士的口頭禪的，却要歸功於梁啟超先生的一無聊消遣一文了。

「無聊」一詞，在我國古書中第一次見到的，要算楚辭上「心煩悶兮意無聊」一語，原來僅是煩悶的意思，可是隨時代的演進，「無聊」的涵義也一天天地繁夥多；迄於今日，遂有各色各樣的使用法。

辦公時間一過，同事們紛紛地向外邊去了，只有那性呆板而又無家可歸的朋友，既無可去的地方，又乏讀書的雅興，只好獨自坐在沙發上，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喂，老X，又在想甚麼心事？一要是有人向他問一聲，很自然地一定會得着這樣的一個回答：「唉，太無聊了！」這是原始的無聊，原始的無聊者其內心是多麼苦悶啊！

有一些人，在下班後常帶着一個人窩在書室或圖書室內，會神地翻閱他心愛的書刊。要是有人問他：「老X，你太用功了，下了班就讀書；你的精神真可佩服！」他一定是笑嘻嘻地吞吞吐吐地說：「從前曾到過你的臉上而照例來一個這樣的答覆：『空着太無聊了，不看書怎辦呢？』這只是自謙自飾，不得謂為真正的無聊。」

又有一種「無聊」，是用來引人入彀以達成自己希望底圈套。一喂，X，明天到那兒去玩吧？一這是禮拜六下午常常聽到的同事們間的道白。當時，要對對方是不知道這一套把戲的，一定會滿臉愁腸地沒精打采地答道：「沒有去處呀，禮拜天真無聊！你呢？」當他說話的時候，滿含希望的目光便已落到你的嘴角上，希望你給他一個恰意的答覆：「願意同他一塊兒去玩。」

還有一種「無聊」是用爲監視或罵人的詞句，譬如某某同事，欲逞其「風馬牛」的招兒，終日跟着長官打轉，歌頌着奉的德政，誇大自己的才幹，靠着他人的過錯；今天上一個簽呈，明天來一個建議，但一些無益於公有損同人的規則；或者對女同

郵儲之路

俞松汶

工作雜感

十、我是怎樣踏上了郵儲之路的

今年，我雖離開剛只爬上了拿八斗米的資格，但在過去十年中，在黨、政、軍、教各界幹了二十種工作，這嚴格的講起來，也還不能算是我的不安於位，也不是不容於人，（每次降職差不多均經再三整辭）而是由於我有我的特殊的人生觀的：第一，我以爲「青年人在三十歲以內，不應該「無意識地」周旋於一種職業，而須多方面地嘗試各色各樣的社會生活，從各種生活中去學習體驗一切，然後再回觀自己的興趣與志願，而擇定某一種工作，俾能如社會國家貢獻其專長。必須這樣地選擇職業，纔不是盲從，纔能探各方之長而盡力於終身之事業，有所貢獻。當然我並不是主張在某一年齡之前不應專力於一項工作，但我以爲沒有機會在學校裏求學的人，是宜乎這樣地在社會中學智一兩的。同時我又主張在從事於某一種工作的時候，仍不可抱「五日京兆」之心，却更須全力灌注，悉心以赴，這樣對社會纔不會因我之臨時參加工作而受影響，對個人亦纔能實地學取個中之精華與經驗。

第二，我以爲「青年年人，只要談於「事業」並非應談於「人」或「某」一連本身也感無意義之工作」，忠誠「力行」，根本費用不到去學一般人的世故態度，僅我看到一個青年年人「老化」以後，內心比什麼都要難過！爲什麼一個青年人要學吹拍本領？要爲飯餉而屈節求全？要爲一己的私利而出賣朋友，出賣自己的人格呢？告訴說，這種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事情。青年年人應有力行無阻，剛強不屈之精神，與堅毅力及頑固份子不妥协並進而改造之的勇氣與毅力。我常常這樣想，青年年人只要具有健全的體魄和意圖，只要肯「力行」，決不會一無路可走」的。所以進身社會以後，我最看不慣的是

者卑劣的主管人以及趨奉之流，對這些人，我是寧願與之多衝突一兩次，也絕不願隨便附和他們一時的。因爲我認爲社會雜語，但能苦心從事之青年，決不贊成這種無名無姓之地位。

本於這樣的信念，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我儘在浙江決定投身於郵政儲蓄部（當時的郵政工作）（浙省代儲局招考，專辦儲蓄業務）；在又一個嚴寒的冬天，於儲備局的派令下我懷着剛來星那服務。

一、難關當前

很顯然的，辦理儲蓄工作，與我過去的經歷是相去太遠了，因爲儲蓄工作的基本技能是：「會寫漂亮的阿拉伯數字」，「會數鈔票」，「會打算盤」，還要「會幾句英文」，但我呢？「一不識英文（入局時還考日文）」，「二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飯」（「數字飯」，所以簡直是格格不入，半頭不對馬嘴。當然爲了多學習一些，叫我寫寫數字，打打算盤，我也是樂意接受的。但郵局老主管人用人太作風，一向就是「工作」爲重，所以假使今天缺少一個點鈔的人，那新進的郵員不問你過去學了什麼，總覺得都會派你去抵充，而且兼管不以爲怪，難怪外間批評郵局辦事效率太慢了。

關於寫數字、打算盤、點鈔票這些工作，雖然也不能說是十分容易，然亦決非艱難，現且將辦理匯票工作，範圍頗廣，人事動能調配妥善，彼此間之效率短所長，未始不可彌補，或更可以增加行政之效率。至於身爲主管人者，更應處處負責教育訓練新進員工，導引其人一二技術較差，而轉彼之能力如何如何，則未免有欠公允。

但郵政局始終是一個特殊性的機關，對其的主管人主要是靠「一年資」，至於是否具有一般人的能力與經驗，便很少予以考慮。使使機構趨於「老化」，而少進步。「用新人，行新政」，這始

人明極小股動之能事，對男同事則踏足了臭架子，這這個人，當其粉墨登場自鳴得意的時候，任何...

結存數不滿百元 百分之五十以上儲戶 一年間計吸收五百萬儲戶，以數目觀之，尚可強人...

法追保，如此則可受人言，便利儲戶實多！ 人乏遠慮之心 節建儲金生財清源 變形的公債券 甲種儲蓄券...

會國藩評傳

沈冠亞

國藩評傳都二十三章三十餘萬言，衡陽何氏編著，書成於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於有國會公讀著作中較爲晚出，亦最爲詳盡。蓋何氏湘人，爲此書時去會公之歿，不過六十餘年，餘風未沫，掌故堪稽；而所與商榷最多之長沙李肖韓氏復爲湘中宿儒，此外參加評語諸人如黃浚、黎劭西、錢玄同、熊仁安、羅雨亭、金澗梁之儔，亦大半爲近代湘人之治史學者，取材既豐，徵引亦博，自無訛夫無遺。惟此書編例頗嫌繁雜，文字尤感拖沓，而引會公全集，更不能嚴其取舍，割其偏愛，致重見疊出之虞不一而足；倘能重加編排，汰其繁累，當從見精當，讀者亦可便利不少。至於此書之優點，則在著者對於會公之評語，并不純出臆斷，而於末章列舉後人對會公之批評，參差已見，使讀者有包羅萬象渾然一體之感，是亦善於自處者也。

余讀何氏評傳及會公諸著，以爲可說爲學、持躬、齊家、從政、治軍諸方面視其爲人。茲姑將觀感所及，略疏如次，若謂有所心得，殊不克當。

(一) 爲學 會公之爲學，似可以「一專」字括之，於其致諸弟家書中見不一見，例如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既作書以「專」字數弟，廿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復教以「有恆」，而其論治學之方法則曰「三有」，曰「四多」，三有者有志、有識、有恆也；有恆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學然後知不足，有恆則斷無不戒之事。四多者，多讀、多看、多寫、多作，亦即所謂口到、眼到、手到、心到是也。口到眼到爲智識之增加，手到心到則係技術之精練，合言之即是知行兼顧。而其寄子紀澤函復引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教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其旨意在能出能入，既以古爲師，復不爲古所拘耳。會

公資質原屬中材，而其造就，并世無出其右者，究其原因，當係治學得間，觀其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日與諸弟論爲學書，於「專」字訣外尚舉「一耐」字，耐字丑聞三月日記復謂：「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可知爲學之道，若不能困勉勉行，斷難成就。至於「志大人之學」，乃是爲學之目的，小言之講求誠正修齊之道以進德，操習記誦詞章之術以修業；大言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莫非自此而出。吾人于研究會公治學之餘，不妨進而一論會公對於現代中國教育之關係。遜清當道光之前尙係閉關時代，迨鴉片戰爭以後，門戶洞開，屢召外侮，會公身經洪楊及英法聯軍之役，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爲禦侮平亂而整頓軍備，爲整頓軍備而購用外國船廠，因感船廠仰給於外而創設製造局，而於局附設學校，而派人留學，而聘人譯書，後此七十年之中西文化交流，謂非會公開其先河不可得也。

(二) 持躬 會公少年時代頗亦以才華豐贖自喜，迨挾眷闈居京後，始親詩古文辭之樂；及交倭良峯、磨鏡海諸公，乃進求性命之學；中復出入老莊，疊涉申韓，則以濶域闊綽，有所爲而爲之，究其中心思想，實不脫儒家之範圍，故吾人於其持躬之道，亦當於儒家方面尋繹。考何著評傳，於會公持躬之道約分爲對己、待人、應事、接物四項，對己方面析爲立志、求知、反省、慎獨、居敬、習勞六點，他如謙、主靜、有恆，亦常所言之，其詳則見會公所著之五箴。待人之道，對家庭則主孝弟，對族戚則主愛敬，對師友則主敬長，對僕侍則分職職明，而博貴周通，對親吏則給職不實，信賞必

以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爲信條，要言之則爲「敬恕」，爲「勇廉」，爲「誠」，爲「孝」。而公復於甲子四月日記中，約爲「勤儉剛明孝信謙謹」八德，其對己待人之道盡於此矣。就應事方面言，會公蓋以「明」字爲主，以「平實」爲歸，復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爲治事之法，於以見治事與治學之踐履初無大異。至於接物則以「廉」一儉一爲要，惟儉而後能養廉，亦惟廉而後能儉；尤以處處從人情物理之極粗淺處着眼，爲不失踐履爲實之指。總之，會公立身處世，無論自勉勉人，均能以能立能達爲基，以成已成物爲的也。

(三) 齊家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會公將赴天津示二子謂：「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而會氏務世力田，素知民間甘苦，故會公於持家之道，雖涉歷通，未嘗不以克勤克儉爲懷；而其論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曰子弟驕怠者敗，曰兄弟不和者敗，曰侮師慢客者敗，尤足發人深省。至其治家之方法，則爲「齊、蔬、魚、豬、早、掃、考、費」八字訣，此八字原極淺近，誠能身體力行，在半世紀前之農業社會，自屬一種興家氣象。抑會公雖爲達官，心實嚮往其半耕半讀之家風，家書日記中每率及之。蓋深有味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意。觀其於教訓子弟之餘，復編家規，整飭內政，并以初學鄰里爲家人誼，初不畧承學課田宅，爲寬養之資，概可知矣。蓋世諸賢如胡、左、彭、李之倫，事功學業未嘗不與會公頡頏，而其綿澤之長，則不遠遜焉，家教之要，於茲可見。

(四) 從政 會公自三十歲至四十二歲居京爲文學侍從之官，初無政治生活可言，惟翰詹清貴，暇晷滋多，此十餘年中正可涵泳學理，儲爲他日之用。後此之十年治軍，十年從政，未始非於此其初基。會公斷出身田間，通曉稼穡收斂中外，迨綜師事，所師所見，更多親切，故其對於當時政治之批評，謂世亂由於吏治之貪污，由於是非之不明，由於人心之陷溺；而論京官之辦事通病曰退縮、曰瑣屑，論外官之辦事通病曰敷衍、曰虛偽，凡此現象，遂於今茲，似猶未能盡祛。於是針對以上各

專備高尚治以扶持名教，崇向人治而見義勇爲，於此持守名教，尚人治，不得不講求用人，故會公於此陳言疏中，列舉轉移人才之道，培養人才之方，考察人才之法，反覆申言，不厭其詳。他如人才之如何訪求，如何任用，如何待遇，亦復深加注意。而其理想中之政治人才，第一須能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第二須有律己以嚴、以身作則之道德，第三須有用世濟人之才具，第四須有廣收博用、勤教嚴繩之態度，此外對於治事、對人、處常、應變、以及政治與輿論、軍事、財政、教育之關係，亦多所論及。則全集具在，不難玩味。至於會公之財政政策，於開源之外，尤重節流，且力主剔除中飽，嚴禁浮收，均足爲後世法。抑本與近代財政原理相符合；惟廢捐之舉，雖應一時軍需之急，且非初自會公，但稍遲平復之後，自當及早撤除，或另訂長治久安之策，而遲延不理，流爲民衆之毒者，垂一世紀，論近代吾國商業衰頹之流者，頗多歸咎於此，是亦會公始料所不及乎？

（五）治軍 會公以文人治軍，本非所語，惟辦事者，其成績亦頗多可述。會公之批評當時軍事：曰敢不相救，曰初功後能，曰習氣太盛，曰缺乏訓練，實屬切中時弊。於是招募精勇，明其痛癢，相與而思救之矣。以物色人材，其宏濟艱難而補始功後能之過，以訓練營兵，期其頑石點頭而悅

缺乏訓練之弊，以規定營制，期其紀律嚴明，而革習氣太盛之染；而於論將材，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勞受苦，凡此即所謂今日，亦爲適用。至於爲將之道，亦有四端：曰知人善任，曰善處敵情，曰臨陣胆識，曰營務整齊。察言之則以地性爲主，廉明爲用，然後因才器使，始克有濟。此外於選將、將將、用人、治事、治兵、兵機、戰守、治心、愛民之道，以及軍事與政治、財政、交通、武器、宣傳之關係，亦多所講求。

局務彙誌

△鹽天水分局經理副郵務長馬逸民另有調用，遺缺派該局副經理蕭毅中代理。台山分局三等一級乙等郵務員李玉記者自六月十六日起調梅縣分局服務。調派三等一級乙等郵務員會永創自六月三日起在總務處服務。派一等五級乙等郵務員孔繁衍自六月六日起在總務處經濟研究部服務。

△鹽前由福州分局調台山分局服務之一等六級甲等郵務員董士英，二等二級甲等郵務員鄭善士，著自七月一日起分別改調漳州及永安分局服務。派昆明分局二等四級甲等郵務員馬培均自六月十六日起充任該分局總務股股長。重慶分局段曉坊辦事處主任三等三級甲等郵務員董祥水著自六月

十六日起調瀘州分局服務。重慶分局三等二級乙等郵務員姚佩敏著自六月十六日起調瀘州分局服務。瀘州分局現充長沙分局經理陶渭白兼充都勻分局經理。柳州分局副經理二等一級甲等郵務員陳光澤著調充都勻分局副經理。派桂林分局會計股股長二等五級甲等郵務員李學兼充該局總辦處主任。派桂林分局三等二級甲等郵務員杜紹金充任該局兩英墟分理處主任。重慶分局三等一級乙等郵務員葉繼超著自四月廿五日因病休職。等郵務員葉繼超著自四月廿五日因病休職。在瀘州分局服務，並充任該分局營業股股長。前因病休職三等二級乙員花雪年准予復用，並派瀘縣分局服務。調貴陽分局二等五級乙員張同和自六月廿一日起在貴陽分局服務。

感古三則 齊明

唐虞的禪讓，在政治上，別具作風。雖不能說就是民主，但行之既久，大概可由君王的推戴，漸

漸的轉為人民的選舉的吧。可惜這種禪讓之風，至啓而終。啓以後，人民的命運，遂在血統政權裏翻滾不止了。

其實，啓還是無過的，要罪，當罪當時天下之諸侯。照規矩，禹在明白自己不久於世的時候，「薦益於天」；益也照規矩，在禹「崩」而後，「避啓於箕山」。然而，「天下之諸侯」，却不照規矩行事了，朝覲，獻歌，及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啓未必是賢於益的吧。「諸侯」擁戴啓的原故，只是：「吾君之子也」。

啓的父親禹，自然是有大功於天下的。但認為禹要禪讓的恩德之故，把無數人的命運交給禹的後代者，其實只有有能力的「天下之諸侯」，無武力的天下「野蠻」，則是並未表示贊同的。請看史書對於幾次禪讓的記載吧：

- 一、堯崩，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遂即天子之位。
- 二、帝（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避舜子商均於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位。
- 二、禹禪益於天，七歲，禹崩，益避啓於箕山，天下諸侯朝覲，及訟獄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我們知道古史官於簡單的字句中，常寓褒貶之意。舜禹的即位，歸之者都是「天下」，而啓的即位，歸之者則是「天下之諸侯」，這還不明白麼？

同時，那理由又是可憐可笑的：「吾君之子也」。翻成白話，就是說：「他是我們皇帝老子的老爺呀！」

！「恐拍板才思想，從這時才正式開端。有了板子，自然就有了幫兇，自是之後，人民之不得安息，那當然是無話可說了。」

皇帝「富有天下」，生活之安逸，的確是令人羨慕的。

小民們只要能過那麼一天，大概也就「死而無憾」，而得之者的皇帝呢，往往不儘不以數十年的

一生為滿足，而想活得無窮，享之無盡。就秦皇與漢武。秦皇使方士徐市入海，求三神山不死之藥。他不僅想從此以後做皇帝的都是 NO.1. NO.2. NO.3. 他的子孫，而且更想永遠是他做皇帝，不老，不死。漢武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天天飲仙人掌上所承的露水。也是想長壽的。

然而結果呢，徐市入海不還——當然是無法「交票」，而「始」皇就只好遵從自然法則，變成「死」一輩子。漢武吃了幾年的露水，淡然無味之餘，才恍然「一時愚惑，為方士所欺」，「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

其實，這兩位統治者，倒不是「愚惑」，而是「貪慾」，因為作皇帝實在太「安逸」了。

大概愈專制的時代，女性的命運愈可悲。除開「往古」制定的，詳載着許多殺戮女性的經典所殺之女性而外，還有不少死得「糊塗」的女性。

姑舉二例。射之專制殘暴，是製離古今中外的。射之好色，也是極有名的。然而，「三公」之一的九侯，遣女於紂。因「女不喜淫」，遂致「紂殺之而醜九侯」。

「一鄂侯爭之」，更「併殺鄂侯」。昌黎之教意，因也被囚。這真是太「糊塗」了。

以匡之的。彼時紂正寵姬已，姬已之美，足以感紂，當為九侯所知，而九侯敢於「進女」，可見其女之美，必勝過姬已。最要緊的，看來九侯之女，也並有美德的。因為九侯想以他的女兒，壓倒姬已，使紂走上正路。

然而，「女不喜淫」，不儘女兒丟命，父親被醜，而且連連舉了別人。

當然，最冤的，要算女兒了。「妾在深閨人未識」，自然談不上「戀愛」，她的命運，是輕輕的被拋擲在濁浪中沉沒了。

漢武之處死鉤弋夫人，同樣是令死者「糊塗」的事。

因為鉤弋夫人的一個兒子健康而聰明，漢武欲立為太子。「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後來到底安插好了，決定了。

於是：「帝謂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

在專制的時代，後宮六苑的女人，好容易得皇帝「一幸」，「一幸」而有娠，繼而生男，好容易又得被立為太子。立為太子，應該是一母以子貴吧。然而，子「年穉」而「母少」，「卒賜死」。夫人的一脫簪珥叩頭，及「還顧」的可憐相，都不足以打動漢武的心。

爲了什麼呢？看漢武的自由：「帝問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恣，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昌邑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看來似乎是有道理，其實呢，只是他的「道理」而已，而鉤弋夫人，則是沒有道理活着的。在男人（尤其是統治者的男人）的「道理」之下，往往女人的道理是不存在的。

七月十三夜

容開闢，俗呼天門石，自此登天橋，天忽放晴暖
和，積雪已融，沿途半里，但多碎石，滿山冷杉
三四丈，幹可合抱，枝葉光禿，叢草遍地，高僅一
二尺，頗顯荒涼太古之意。再進爲普賢塔，山路
已入絕頂，路分爲三：右赴臥雲菴，左出千佛頂與
佛洞，中經錫瓦殿金頂，錫瓦殿有塑像十八尊，皆站
立，坐姿動態，或稱名貴。十一時半至金頂，鞋襪
全濕，內衣盡汗，全已汗水淋漓，冷不可當，在寺
洗梳，更衣圍爐取暖。該寺拔海三千餘公尺，氣
壓極低，沸點極低，水初沸時溫度不到攝氏一百度，
故飲水須煮沸半小時。午餐後於一時許由寺僧領
導，參觀玉佛五尊，請佛請自印度，玉質潔白，姿
態如生。至正殿求籤，筆者求得一籤，謂終生勞碌，
確與現狀近似；繼代友人求得第一籤，寺僧以上油
百斤相戲。隨往殿左峭岩，下臨絕壑，俗呼捨身岩，
實即觀光台，寺僧謂過去朝寺者多於觀佛光後，
來此縱身下躍以捨身，寺僧不以此爲人，而人竟以
此爲佛，台周圍以木欄，有人以木牌示一不可輕生
一，旁植鐵柱，繞以鉛絲網，到此觀光，臨崖無恐
。是日雖有陽光，惟雲霧太厚，不能明視，但是岩
下雲氣團團如綿，須臾海底雲起，所謂一佛光一者
，如影隨形，隱約可見。二時許匆匆至千佛頂觀象
鼻岩，縱橫前進，至萬佛頂，該處拔海一萬二千八
百英尺，爲峨嵋山最高峯，有玉印一個，鑿潤可愛，
索得二紙以爲紀念，即返金頂，來回十四里，僅費
一小時，三時許出金頂，天色漸趨陰暗，比至天門
石，而漸大，在八十四盤等路下行，拄杖無力，鞋
底無釘，冰雪易溜，每至一陡坡，伏身移步，稍一
疏忽，俯身下滾，此時雨大，天黑霧濃，萬一滾下
懸崖，則命休矣！寒慄焦急，連續滾跌者三，幸神
走尚滑，至接引殿，留擬留宿，以衣物寄於洗象池
，決作最後五分鐘之努力，繼續前進，追至凌雲梯
，復遭一度滑跌，至是脚軟心寒，頭昏眼花，竟將
大乘寺誤認爲洗象池，五時許終於安返洗象池，寺
僧正做晚課，洗梳畢即休息，計一口之內，費時
六小時半，上下絕頂連七十四里，在冰雪上滑滾而
下，洵有生以來之奇蹟！晚烘衣換至八時許，出立
寺外，新雨初霽，白雲橫空，雲峯新沐，隱隱無語
，山月如晶，叢林肅立，令人肝胆澄澈。

四 九老洞前訪事後

二十二日天明一陣大雨，深以不能下山爲慮，
七時半早餐畢，雨勢轉弱，八時堅辭下山，石級甚
溜，下行較速，但亦相當吃力，越花石，循
与路而下，此即峨嵋山小路，至一大洞，巨岩上一寺
獨立，名遇仙寺，仰望九龍廟，懸瀑長達十丈，穿
寺而過，下長壽坡凡十三折，道狹級淺，兩旁涼樹
生秋，流泉漱石，山嶺積雪過厚，壓樹帶土下滾沒
路者不知凡幾，青天一隙，岩壑吐煙，仿如雲霧騰
霧，飄飄欲仙，不復再覺此身尚在凡塵矣。至長壽
橋，路轉峯迴，瀑聲澎湃發自叢林，遙觀普橋，再
進爲仙峯橋，兩石對峙，屹然若勇，一路中通，曰
仙峯石，館養生題曰「仙主」，刻有一南無普賢菩
薩一六字，半里後至仙峯寺，以寺建於仙峯絕壁之
下而得名，俗呼九老洞，因樹有大猿經爲山中名寺
，屋頂以鋪板及鐵瓦覆之，遠望之如積雪，全寺梵
宇宏敞精潔，油漆輝煌，陳設豐饒，循路扶欄下
山里許，至九老洞，洞高二丈，深遠莫測，霧氣蒸
騰，我幸以未攜電筒，未敢前進，據寺僧謂此洞深
達十餘里，普通遊客亦往往進至一里許。
自九老洞返寺，途經翠峯寺，猴子數十，爲首
者體高三四尺，鬚髮全白，舉止瀟灑，我等飼以玉
蜀黍，依次索食，絕無紛爭，馴良可知。午餐畢，
購藥材若干，至正殿參觀舍利子後即離仙峯寺，前
望臨溪諸山，積翠欲滴，空濛蔥鬱，林木茂鬱，聞
有猴嘯自山谷，及停步大呼，猴兒亦輒以回應。下
壽星坡，遇一售藥童子，知即九十九拐，路沿下
輪而下，約一千八百步，五十三轉，路旁多木蓮，
至扁担岩，山路甚陡，遙望山外平原，綠野黃鸝，
岩下溪水潺潺，路旁一石凳，林故主席題曰「同觀
請坐可聽」，此即以風景著名之洪椿坪，寺左有椿
樹二棵，高三四丈，大可合抱，入山至此，淨無俗
塵，據謂清徒霧起如煙，名爲「洪椿晴雨」。
出洪椿坪，越三道橋，路分爲二，左止可往大
坪，右循山麓行，過二道橋下行，夾路翠峯巖立如
屏，娟娟競秀，凡八里，右側飛瀑高挂，壯麗奇觀
，越巖前行，道爲山崖所阻，怪石參差，水勢因亦
湍急，道絕處兩崖對峙，遠望之一無際，溪水激
流，仰空不見天日，裹足不敢前進，峽中蒼岩危峙

五 六坪專訪曹生僧

，相距僅丈餘，而高逾數十丈，乃依壁孔，架木爲
梯道，長達十餘丈，路呼桃花爭妍，我等一再留連
，終於四時半返抵雙飛橋。

廿三日晨，方進早餐，預備下山，一僧自山中
來，法號通遠，爲大坪寺僧，請先生再三留我等多
住一晚，俾一遊著名之大坪寺，訪問青年僧侶，石
先生且願作陪，我等以盛情難却，乃決定再遊大坪
寺。八時許由通遠法師前導，繞清音閣右拾級而上
，山峻滿栽綠柳玉蜀黍，五里抵牛心寺，寺宇新建
，玲瓏小巧，幽靜秀麗，清寂無塵，摩訶而靜。於
級級上行，至會慶寺，寺小而敞朗。左上鷄頂巖
，巖子坡，高五里，均形容山峻險峻，拄杖攀
行，面與石級相吻，兩旁懸崖萬丈，道僅容一人行
，級多礫石崎嶇，行足不能回眺。坡分爲二道，各
十一折，第一道凡級二百卅七，第二道較短，級
數則達六百餘，登此左眺長老華岩諸峯，右盼象鼻
仙崖諸峯，盡在眼底，洗象雷音金頂千佛萬佛諸峯
，亦舉觀無遺。坪間數十畝，土地平曠，林木葱鬱
，傳有清康熙時，松月老人來山中，遇虎引路，至
此乃在一老松下修造，猴子採食，鴉爲運薪，蛇爲
守衛，至今坪上僅有二鴉，蛇亦特多，路旁有仙姬
池，蛙鳴可吟，與洪椿坪者同稱一仙姬彈琴一。穿
長林，進大坪寺，可憑高遠眺，此寺因不當大路，
登涉艱難，遊人極稀。冬李翠山積雪，仰視九龍巖
，如屏風九疊，橫遮天半，俯眺翠峯，玉琢銀裝，
彌望一白，稱一大坪雪景一。在寺稍憩，通遠介紹
通遠法師相見，二人均籍浙東，通遠曾從軍，通遠
持款以茶點，通遠引至寺後蓮花菴，山岩險峻，穿
有千年古松，虬姿鶴骨，鬱鬱森森。據云此處可與
九十九拐道上行人對談，然由山徑繞繞洪椿坪上
九十九拐，則長達卅里。午餐畢，我等告辭，通
超介紹通遠法師，通遠年二十八，浙之溫州人，昔
年肄業之江大學，後入中央軍校，面容清秀，體長
五尺，道貌岸然，我等以密名簿請彼等分別簽名留
念，匆匆下山，抵萬民園暫留，館長蔣華女士已
返山，晚餐後，爲述昔年革命及從事鄉村教育之經
過，令人感佩。雨大風急，我等以入山已久，於是
廿四日晨，雨大風急，我等以入山已久，於是
冒雨越龍門洞返雙飛橋，候車回蓉。

廿三年四月十四夜追記於內江分局

銀社儲匯分社社務動態

舉行第四次幹事會

分社第三屆第四次幹事會於六月廿三日在上清寺本局會議室舉行，由總務股股長報告社務近况及各支社情形，繼由文化、聯誼、體育各股股長分別報告各股最近工作情形。旋即討論議案多項，決少積極推進社務工作。

電影晚會

六月十七日晚，在上清寺大樓舉行電影晚會，放映最新名片：「轟炸東京」，觀衆達三百餘人。影片又名「轟炸轟炸」，爲此次大戰中美國發明之新武器一類。第二天自中國空軍基地轟炸日本軍工廠時，即曾使用此項轟炸器投彈，其準確性能極高。

募集體育用具基金

前以分社經費欠充，爰發起募捐，以備購置體育用具之用，共計募得三萬六千元。除另備餉申外，特將捐款人台銜及金額列後：

- 徐子壽先生 一萬元
- 沈熙瑞先生 三千元
- 楊兆熊先生 三千元
- 劉建華先生 五千元
- 王致敬先生 三千元
- 陳道會先生 二千元
- 鍾啓祥先生 二千元

- 方根生先生 一千元
 - 許志湘先生 三千元
 - 管希夷先生 一千元
 - 管照微先生 一千元
 - 丁洛泉先生 一千元
- 以上共計三萬六千元。

進修社啓事

· 募集圖書續誌 ·

匯兌處同人

- 方根生：文史雜誌四冊 朱勝因：糧食 黃秉樞：蔣氏抗戰言論集 黃杏初：貨幣銀行學 陸潔丞：四昌之行 偉大的西北 牛博士與西紅柿 八十一夢 窮巷之多 秋淑貞：代金五十元 董淑仙：純粹的閒談 盧瑞瑛：國外香港之戰 李素珍：美國大學生活之重慶客 張金鳳：現代模範作文 鍾維康：家庭手冊 孫俊民：幼學環球 彭昌禮：China's Best & Most Feared Enemy 王新亞：代金五十元 傅心敏：處世教育 郭鴻章：英雄的新大林城 嚴志清：醫政漫談 馮其柳：缺苗 余時敏：日本與現代世界 蔡詠彤：學海花 顧維周：天下一家 沈文韻：風流女問談 沈蓮芳：在皮特撒維路上 楊慧傑：從僑商歸來 楊豫立：迷

支社點滴

重慶分局支社於六月十七日召開幹事會，檢討過去社務及決定今後工作開展方針。議決：一、短期內旅行北溫泉；二、參觀工廠；三、擴充圖書；四、積極推進福利工作。

成都分局支社爲慶祝該分局遷移新址週年，決於七月二日舉行遊藝晚會，節目至爲精采。重慶分局支社，近正推助全市銀行界組織進修分社，並商由城市銀行公會發起籌備組織事宜。該支社於六月四日舉行第二次全體社員大會，假近郊名勝區南明堂舉行茶敘，並招待社員家屬。

羊米 李澤霖：蘇聯婦女 梁惠珩：中國做人生活。

會計處同仁

- 董世澤：曠野 重慶二十四小時 張惠英：她的一生 黃景彰：出使莫斯科記 金憲芹：代金五十元 賀大超：太平洋戰爭第一年 王 敏：愛與利 謝泰先：怎樣鍛鍊你自己 黃啓光：波城世家，美國人和英國人。 杜幼樵：丹桂 孫重英：口語 王恩瑛：蘇香の漫樂 黃彭玲：英文翻譯法 王天惠：第五編除內幕，瘴氣的種種 周世湘：得意書 趙聯捷：美國社會經濟史 美國經濟復興政策 徐育華：英文應試及詩品 鍾爾光：財政學史 徐世榮：少女之愛 楊廷英：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蔡立齋：刺江漁歌 傅木太回來的時候 新木馬計 侯麗麗 周口恕：國際人物誌 姚振歐：辭曼曼 章原故事 曹家如林 希伯先生 曹子澤：遙遠的城 (元)